

中日文化協會
武漢分會 叢書第二種

三個方向

——前言——

在全面和平呼聲的高浪中，宣傳和運的人每感於缺乏適當的劇本，方可使和運的氣氛得以普遍傳播於民間。這一種需求是在和平區內共同的感覺，我們曾看到京滬的報紙上時常登載徵求的廣告，在最近的不久漢市政府也曾有這種徵文，但是據說都沒有收獲得到怎樣的成績，獲選的徵文很少能達到原來希望的水準。

中日文化協會負着溝通中日文化和領導中國新興文化的使命，武漢分會更站立在和平區域的最前面，尤其感覺到和運文化工作的切要，在大東亞聖戰節節勝利之日，全面和平爲期會當不遠，分會中附設的劇團，正努力於和運之宣傳，迺承童笠蓀君賜來「三個方向」的獨幕劇脚本，因於慶祝光復新加坡民衆游藝大會中演出，深

獲得觀眾好評，本分會認為此劇本有公開之必要，乃議決刊印爲「本分會叢書第二種」以問世。

因篇幅之過少，乃將兩儀月刊所載四幕劇「黃雀頌」附刊於後，於發刊前謹述其刊行的旨趣如此。

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出版組

三個方向

童笠孫著

獨幕劇

地點：S市

時間：民國三十年某夜。

人物：

靳漢瑩

王樹輝

魯建衡

謝項

謝婉

李隊長

阿三

車夫

佈景：一間暗殺機關的客廳，後壁有火爐架，上置酒瓶酒杯之類，壁上裝有一盞紅色的

檯燈，右壁邊上一門，通室外，中央左邊一門，通臥室，左壁有窗，可以俯瞰馬路，窗下置一寫字桌，上有電話機，桌燈，書籍，文具等件，桌旁一椅，舞台中

三個方向

央一圓桌，上陳花瓶香烟等物，旁列沙發數張。

幕開，王樹輝坐沙發上，目注窗外，默然沉思。靳漢瑩檢閱寫字桌上信件，冷眼視王，表示關切。

王（歎氣）

靳（把桌上信件納入抽屜，緩步至王身旁，就在沙發邊沿坐下。）什麼事？樹輝。

王……

靳你怕這一次暗殺何翼謀會失敗，還怕有什麼危險，是不是？

王當然，我很替李隊長和他幾個弟兄們担心，不過，暗殺的勾當，我們幹得多了，從來沒有失敗過，李隊長又那麼精明，大概總不致於鬧出岔子罷。

靳那末，你自己就不担心事了嗎？

王我？我担什麼心事？應該做的事情，總得拿出勇氣來幹的。

靳但是，對不起朋友的事情，該怎麼辦？

王（一驚）什麼？

靳（裝出慈笑的樣子）不是嗎？譬如說，要是你有什麼危險，可不是對不起你那親愛的婉了嗎？

王（放了心）密司靳，你真會開玩笑。對了，今天你看見過密司謝沒有？

靳沒有。唉！你爲什麼問起我來了！下午你不是上她那兒去過的嗎？

王（不提防她清楚）哦，是的，是去過，你怎麼知道的呢？

靳當然我知道，而且我知道你還到過別的地方。

王（駭然）別的地方？那裏，我沒有去。（望着她逼視的面孔，又改了。）我，我，我只在外面溜了一個圈子就回來。

靳什麼地方溜圈子？是不是去找何翼謀？

王什麼！

靳哦，我說錯了，我說，你是不是去打聽何翼謀那傢伙來了沒有？

王不是！你可不要瞎說，照你剛才的意思，好像我和平份子串通了似的。

靳對不起，只是我覺得你一個人在外面溜圈子，不陪密司謝玩兒去，有點兒奇怪罷了。

王（鬆了一口氣）可是，你太給我開玩笑了。

靳（忽然莊重起來）你說我開玩笑嗎？其實，我倒並非如此，老實說吧，你的事情，我都完全明白，不過，你不要慌，我很同情你的，必要時，我還願意幫你的忙。

王（低頭不語）

靳（這時寢室內魯建衡正在睡覺，研聲達於戶外。靳看了一眼錶）

我很想和你談談，好在建衡還在睡覺，謝項又沒有回來，我們隨便談談是不妨事的。告訴我，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？

三個方向

四

……

王 怎麼？你不能信任我嗎？難道我連密司謝都不如！

王 （抬起頭來望着她）請你不要誤會，我並非不能信任你，不過，剛才你說過，我的事情，你都完全明白，已然你明白了，我又何必多說呢。

靳 那末，你需要我幫你一點忙嗎？

王 不。

靳 （不樂）我够不上嗎？

王 不，你已經幫過我的忙了。

靳 我不懂，我幫過你什麼？

王 你能夠同情我，了解我，就算幫了我極大的忙。

靳 不，這樣是不夠的！你走的那一條路是對的！對於國家的問題，我和你一樣的見解，我也認為不能再打下去，我也認為和平運動有了光明，我也認為我們絕對不能夠無緣無故的再殺那些和平份子，所以，坦白一點說吧，這一次你要救何翼謀是對的，我一定要幫助你成功，我還得使我們這個團體裏面的人，都同樣能夠同情你，了解你。

王 （表示非常感激的樣子，站起身來緊握她的兩臂）謝謝你！不過，我還得請求你，在今天晚上沒有過去，明天的黎明之前，你千萬不要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！

靳（疑惑）那爲什麼？

王因爲——

（這時電話機上的鈴聲，打斷了他們的話頭，靳站起身來想要接電話，但魯建衡已由臥室跑出，揉着一雙眼睛，似乎是睡覺剛才起來的樣子，他搶着過去接住了聽筒）
信託公司，你老謝嗎——什麼？貨色到了——唔——唔——老李來過沒有？讓我問一問。（向靳：「李隊長沒有來？」靳點頭）沒有來——你去找他？好的，回頭見。

靳（向魯）何翼謀已經到了嗎？

魯到了，這條伙昨天叫我等了一整夜，今天總該逃不掉了吧？可是，李隊長現在還不來，真混蛋！

靳那末怎麼辦呢？

魯老謝找他去了，我想，我也幫忙去找找看，不然，今天晚上怎麼下手呢？

（樓下有賣饅頭的打着竹筒的聲音，似乎就在門口來回的敲着，紅色的壁燈突然亮了起來，三個人都現着驚慌的神色，魯趕忙在寫字椅子底下掏出一支手鎗，上好子彈，準備着）

（數分鐘後，賣饅頭的竹筒聲，漸響漸遠，慢慢的聽不見了，壁燈也跟着熄滅）
王他媽的！什麼人和我們搗蛋！

魯讓我起去看看，順便找一找老李。老魯，你用不着出去了。（他邊說邊帶上帽子，

（從右邊門下）

魯（把手鎗塞回寫字椅底下，回頭向王）當心！

靳建衡，怎麼你不多睡一會？給電話吵醒了嗎？

魯（聳了聳肩）問我嗎？我可比不上你們，在這個時候還是談得那麼起勁！

靳（微笑）哦！

魯人家忙的忙，担心事的担心事，你們倒好，在這裏談情說愛，你敢說不是嗎？

靳唔……

魯你們說什麼保守秘密哩，我都知道，難道說你還想瞞過我嗎？

靳（慢不經意似的）那是樹輝的事。

魯樹輝的事，你不愛他嗎？

靳笑話，他有他親愛的謝婉呢。

魯那末你不愛他，可是，我不懂，那你們又要保守什麼秘密呢？

靳（暗笑）那當然是爲了他們倆的幸福起見，現在還沒有到公開的時候罷了。不過，我得問你，像這些不相干的羅曼史，在這個時候，你也談得那麼起勁嗎？

魯（不安）對不起，剛才我實在誤會了。但是，密司靳，你應該明白，對於你，我是很……

靳什麼？

魯 很，很敬重的。

靳 （望着他笑了一笑）

魯 （搓着手心像是躊躇着想要講什麼話的樣子，但終于沒有勇氣說出口來）

（電話的鈴聲，打破了沉寂，魯走過去接着電話）

魯 信託公司——哦，你潘先生——是的，何翼謀已經到了——什麼？晚上一定要下手？可以，可以——哦，好的。

（謝項從右邊門上，手裏拿着一個白蘭地酒的樣瓶，向室內望了一望）

靳 怎麼，只有你們在這裏，老李還沒有來過嗎？老王呢？

謝 難道你沒有找到李隊長嗎？他連一個電話也沒有來過。樹輝出去了，剛才阿三發出一個警報，他追出去的，他說，他順便幫你把李隊長找回來。

謝 糟糕！

魯 你先說你調查的結果怎樣吧。

謝 何翼謀確實是來了，下午到的，起初，他出去拜客，到過五六處地方。現在他們在同春樓吃飯，酒樓上下，有二十幾個保鑣護衛着。那傢伙他派人開了一個秘密的房間，是康樂飯店四百二十三號，晚上也許就住在那邊。我也開了一個，是四百五十六號，叫程人傑和柴清兩個守在那裏，一有動靜，他們就會給我們報告的。

魯 你佈置得很好，可是老李實在太胡鬧了，要是今天晚上他不來可怎麼辦？哦，對了

三個方向

七

，剛才潘大塊頭還特地打了一個電話來過，他要我們在今天晚上下手，他說遲了恐怕發生變化，而且他那邊還接了一封電報，也是要我們快一點解決的。

謝 我想老李總不致那麼糊塗的吧？（看錶）現在時間還早，我們就等一下再說吧，反正何翼謀總逃不出我們的手裏。

（阿三從右邊門上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交給建衡）

阿三 魯先生，潘先生打發他的車夫拿這封信來見你的，要不要叫他進來。

魯 （把信拆開來看了，隨手遞給謝頂）叫他進來好了。

阿三 是。（開了房門，招呼那個車夫進來，給車夫和魯介紹）這位就是魯先生。魯你帶來的信我看過了，潘先生還有什麼吩咐沒有。

車夫 是的，魯先生，還有二千塊錢，潘先生叫我當面交給你的。（說着從袋子裏掏出一疊鈔票交給建衡）這裏是二千塊錢，請你點一點。

魯 （接了錢，走到寫字桌邊，把鈔票放到抽屜裏頭，順手拿出一張名片交給車夫）好了，你對潘先生說，我明白了，請他等着信吧。

車夫 是。

（阿三和車夫下）

謝 阿三，慢着！（阿三重新回來）剛才有什麼事情，你把壁燈開了？

阿三 哦，剛才有一個賣餛飩餛飩的，在底下探頭探腦，湊巧小陳又跑了進來，他說外面

有四五個人站在那裏老半天，好像在商量什麼，又好像在等着什麼，我覺得這個情形不妥，所以就把壁燈開了。後來，那個賣饅頭的走了，小陳又跑進來說外面四五個人也散了，本來我就想上來告訴你們的，剛好王先生下來，他說他出去看看，叫我在底下招呼，用不着上來，我也就沒有走開了。

靳 好吧，阿三，你還是到下面去，不要走開，你招呼小陳一下，叫他今天晚上特別留意一點。

阿三 是。（從右邊門下）

魯 剛才的事情，現在不必討論了。這事情真有點尷尬，潘大塊頭又送了二千塊錢給我們，這分明要我們趕快下手，可怎麼辦？

靳 我真不懂，潘大塊頭那末着急，是什麼道理？

謝 我看我們得事先計劃一下，要是老李真的不來，那我們得自己下手，不然，就過一天再打算。

靳 對的，過一天再說也好，有了錢，我們該玩兒去了。

魯（着急）那怎麼成，無論如何，我們都非馬上下手不可！不過，我們不該太信任了老李，現在器械倒成了問題，老謝，老李是你介紹的，你總得負完全的責任。

謝 自然，要是老李真的不來，那我們總是要處置他的，這個慢慢再談，我們現在還是準備進行吧。

魯 器械呢？屋裏就只剩一支手鎗了。

謝 這個不成問題，我這裡還有一件法寶呢，（說着舉起手裏白蘭地的樣瓶）這裏面配的是毒瓦斯，這一顆炸彈，儘够要何翼謀的老命了。

魯 原來你還預備了這樣的法寶，那就好辦，不過，是不是靠得住的？

謝 絕對可靠！

靳 你也真會設計，拿了酒瓶當炸彈。

謝 是的。（轉身到火爐架旁，把炸彈安放在陳列酒瓶的地方）你可當心，不要拿着當酒喝。（向魯）器械已經解決，問題是什麼人去？

魯 大家一起出馬好了，密司靳留在家裏。

謝 好吧。

靳 我看還是等樹輝回來了再商量。

（沉默片刻。王樹輝帶着李隊長上，謝魯靳同時表示驚異的神態）

王 好容易給我找着了，你們等得不耐煩了吧？你們可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的？

謝 真有點奇怪，你會找到他？

靳 究竟什麼地方找到的？（她還沒有得到王樹輝的答覆，又回頭向李）李隊長，你可真把我們玩夠了。

王 這些慢慢再談吧，事情怎麼樣？

謝 都打聽清楚了，現在就等着下手。（向李）李隊長，人都預備好了沒有？

李 （沒精打彩似的一副奸猾的樣子）人有的是，不過，這種事情是非常危險的。

王 李隊長，我們不是和你說過拿一千塊錢作爲弟兄們的酬勞的嗎？

李 是一千塊錢嗎？好吧，我就打發兩個弟兄去給你們辦一辦看。

王 怎麼你又變了卦了，兩個人怎麼行呢？

謝 李隊長，你不要再開玩笑了，你還是快一點去吧。

李 不是開玩笑，打發兩個人去，也就算是夠朋友了。

王 你不能多派幾個人嗎？

李 那沒有辦法，多派幾個人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得知道，像這種賣命的事情，拿這麼一點酬勞，誰肯？

魯 （早就不耐煩，現在更加氣憤）什麼？你不是成心和我們搗蛋嗎？你這——

靳 （急忙向魯建衡遞了一個眼色，制止他的說話。然後委曲求全地，向李）那末，李

隊長，在你的意思，以爲要怎樣處置呢？人總是要多派幾個的，錢要不夠，那倒可以商量，好在我們都是自己人，你也不妨出一個主張。

李 那怎麼成呢？我還是靳近加入你們的組織的，而且，派出去的，又是我手下的弟兄，我看還是你們斟酌一下吧。

魯 哼！你想難爲我們嗎？老實說，這種事情我們不曉得幹過多少了，沒有你，難

道我們就不會幹。

李（冷笑）好，那末還是你們自己動手吧，本來要不是王先生來找我的話，我也不打算來的。現在我要告辭了，祝你們成功。（站起身來要走）

魯（握緊了拳頭，打算要說話，靳漢瑩給他做了幾個眼色，他才忍耐下來）

謝（很爲難的樣子）李隊長，你這不是給我過不去嗎？

王（把李隊長拉回來，恭敬地）李隊長，請你不要動氣，照密司靳剛才的意思，請你不要客氣，說一個數目吧？

李（驕傲地）你們自己幹了，不是可以省一筆錢嗎？

王那裏的話，像這麼重大的事情，少不得要麻煩你李隊長帶了弟兄們親自出馬，才有把握，花錢是沒有關係的，好在也不是我們自己掏腰包。

李這話就對了，你們不是有津貼的嗎？

王是的。

李這一回的事情，聽說你們也得過人家六千塊錢的，是不是？

王是的。

李那末，照我的意思，這六千塊錢，留下一千塊來做我們的經費，多的都賞給他們弟兄好了。

（王，魯，靳，謝聽了李隊長這麼大的口氣，相顧錯愕，疑問的目光，都集中到謝

項身上，謝項表現着一種非常侷促的樣子）

（外面打來一個電話，謝項跑過去接着）

謝 信託公司——哦，你柴清——何翼謀來了嗎——唔——知道了。

（目光又集中到謝項身上，似乎等待着他把這一個電話說明）

謝 柴清打來的電話，他說何翼謀已經到康樂飯店去了，他還叫我們多預備幾個人，大概那邊是有相當戒備的。

王 （偷看李隊長的態度，然後向魯靳謝三人示意，伸出一個手掌，點點頭，表示答應他五千塊錢的意思，重新向李隊長，溫和地）李隊長，時間已是非常迫促了，就辛苦你跑一趟吧，那個五千塊錢，我們依照你的意思，等事情完畢之後，一准奉上就是。

李 並不是我要錢，這點你們是應該知道的。

王 是的，五千塊錢，是那些弟兄們的酬勞，不過，怎樣支配，這總是要費心你李隊長

王 可是，這筆錢，最好現在就給我，好讓我帶給他們去。

李 好吧，現在開給你一張支票怎樣？

李 支票怎麼成，給我現的好了。

王 屋裏那有現款呢，既然這樣，那就明天再說吧，難道我們還會騙你不成。

李 不是怕你們騙我，我當然沒有問題，但是，要叫我空着手回去，怕弟兄們不大相信，這是應該請你們原諒我的。

（外面又來了一個電話，靳漢瑩跑過去接着）

靳 信託公司——你柴清——好，馬上來了。

（靳掛上了電話，順手打開抽屜，拿出剛才潘大塊頭送來的兩千塊錢）

靳 （向李，殷勤地）李隊長，電話又來催了，請你趕快動手吧，錢總是有，今天明天都是一樣，你何必計較這一天的短長呢？屋裏實在沒有這麼許多現款，這兩千塊錢，是剛才，剛才人家約好了要的沒有拿去，你就先帶去給弟兄們吧，現在時候不早了，還差三千塊錢，再過幾個鐘頭也就有了。去吧，李隊長，（邊說邊把他從椅子上拉起身來，挾着向門口跑，裝出嫵媚的態度）我相信你，你也有你的困難，不過，好在弟兄們都是你忠實的部下，總不致於不服從你的命令的。

李 （接過那疊鈔票，望衣袋裏一塞，望着靳漢瑩笑迷迷地）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就馬虎一點吧。

謝 慢着，我告訴你，（扯下一頁日記簿，寫明何翼謀的住址）何翼謀在康樂飯店四百二十三號，我們也有兩個人在那邊，在……

李 我知道。（沒有接下那頁日記簿，正待出去）

王 （趕過去拍着李的肩背）李隊長，辛苦了，你自己得去，我們等候你的好消息，等

你回來。

李 當然，我自己是一定出馬的，你放心，你們都等着吧。（從右邊門下）

王 （轉身跑到窗口，望着李隊長從下面走過）李隊長，等一會可要回來！

聲 一定！

靳 （鬆了一口氣）總算解決了一樁事情了。

魯 （餘怒未息）解決了一樁事情，這是叫該殺的人去殺人罷了！

靳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爲了要我們的事情成功，我們是應該忍耐一點的。

魯 （憤怒）你可以忍耐嗎？我可辦不到！這傢伙，在我們這裏，還要敲我們一筆竹槓，實在是可惡透了！

靳 可惡又怎麼樣？

魯 我要做他，我要解決他的性命，等一會他回來，你看我還讓不讓他再活下去！

靳 真的嗎？

魯 誰說假話。（問靳）老謝，對不起，回頭我把老李幹了，你可不要動氣。

謝 （不安）你這是何苦來呢？老李縱然不對，但總是我們的同志，而且，他還是一個游擊隊的隊長，我看你還是放了他吧。

魯 哼！你還承認他是我們的同志嗎？再說，他雖然是一個游擊隊的隊長，不過，像這樣壞蛋的軍人，殺了他也不爲過。你未免過於感情用事了。

謝 並不是我袒護他，我只是說，在救國的意義上，這種人總算還有一點用處，就算有什麼差錯，我們也應該饒恕了他的。

魯 （帶着挖苦的口吻）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說，他會殺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奸淫擄掠

謝 （搶白）沒有看見的事情，我們是不能隨意侮蔑人家的。

魯 要證據嗎？李家店的人少出了一點救國捐是反革命，給他們搶一個光；馬家莊的人派不出壯丁是不革命，給他們放一把火燒了；張寡婦活了八十歲，不該做什麼生日放幾響爆竹，這也算是擾亂軍心，要他三千塊錢罰款；陳老四歎了一口氣是漢奸，把他的娘子押起來過了三天晚上，才算將功贖罪，這都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，口供都有了，你還要跟他抵賴嗎？

謝 不過……

魯 不過什麼？再拿眼前的事情來說吧，他天天花天酒地，抽大烟，逛窯子，我們還吃過他的花酒呢，難道這也是假的！老實說，他這種行為，我早就看不上眼了，要不是看在你的份上，他的腦袋那裏還會長在他的脖子上！

謝 我承認他有點胡作妄為，不過，我以為我們應該警告他一回，不能夠就這樣不教而誅，這一點，我要徵求你的同意。

魯 不！

謝 難道你一定要他死，沒有一點商量的餘地嗎？

魯 （堅決）沒有！

謝 （突然跳了起來，像是要和魯建衡爭辯的樣子，但是過了一會，激烈的態度又復歸於鎮靜，垂頭作考慮狀）

王 （正當魯謝二人口角的時候，他的表情是非常冷靜的，這時，他才以調解的語氣開始說話）得了，你們在鬧什麼呢？老魯，剛才你實在過火一點，老謝和老李的關係，你都沒有顧到。不過老謝，你也得原諒老魯才對，像老李的那種態度，是難怪他要發脾氣的。

魯 你少說風涼話吧，乾脆一點，你說，像老李這種人，是不是該殺的？

王 （幽默地）這看他回來的時候再說好了。

魯 什麼，看他回來再說，這不是——

靳 （搶着說）是的，你別忙，相信樹輝的話是不會錯的。

魯 （摸着頭腦，停了一會，才向着樹輝搭訕着說）剛才你在什麼地方把他找到的？（這一句話，好像觸動了謝項的心事，他也抬起頭來，把眼睛釘着樹輝）

王 你問我這個嗎？我正忘記了告訴你們呢，他在安樂飯店二百四十三號，我進去的時候，他正在玩着這個，（說時，伸出大姆指和食指攔在唇邊，暗示着抽大煙的樣子）還有兩個頂漂亮的姑娘陪着他呢？

謝（帶點懷疑的神氣）你怎麼知道他在那個地方？

王（稍爲遲鈍）他自己告訴我的。

他告訴你的？幾時？

王 今天下午。

謝 下午他根本就沒有來過？

王 我們在路上遇着的。

謝（不信任的樣子，想了一會）剛才你一直就到安樂飯店找他去的嗎？

王 是的。

謝 那末，爲什麼要耽擱這麼許多時候？

王 哦，對了，因爲我出去的時候，阿三告訴我，有一個賣餛飩麵的，在底下鬼頭鬼腦，我追了出去，耽擱了一點工夫，等到找到老李的時候，他又只管在那裏抽鴉片烟，還要和姑娘香嘴巴不捨得走，我沒有辦法。只好耐着性子等他，這麼一來，花費的時間就多了。

謝 唔（了一聲，就皺着眉毛不說話，有時，把銳利的目光，掃射到王樹輝身上，好像

是警告他說他欺騙似的，最後，他像是記起什麼來了，走過寫字椅子上坐下）

（室中靜默的片刻，謝婉突然帶着慌張的神情，從右邊門上，和靳魯謝打了一聲招呼，就匆忙地走到王樹輝的身旁，咬着耳朵說了一句話）

謝（注視他妹妹和樹輝的態度）妹妹，你這是幹什麼？

婉（微微一驚，很不自然的笑了一笑）沒有什麼。

靳（想要替她掩飾）唉，謝項，你真是太不知趣了，給你一句話，送掉了一個甜密的

（把手指攔到唇邊，做一個飛吻的姿勢）睫。

魯哈哈

婉（誤會，漲紅了臉，悶着一肚子氣在沙發上坐下。）

謝（還是板着一副嚴重的面孔，向婉）那末，這麼晚了，為什麼你還上這裏來？

婉……

靳自然是要來看看她親愛的王哩

謝密司謝，你別開玩笑，我知道我妹妹上這裏來，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的。

婉有什麼事情？還不是因為你們要暗殺何翼謀，所以才特地跑來看看。

魯（同情謝婉）對了，老謝，這是用不着問的，你這種哥哥的尊嚴，也未免發作得太過分了。

謝（這時，電話又響了，謝項只好擱下這個問題，接了電話）

信託公司——柴清嗎——怎麼？最好不要來，為什麼呢——好吧，回頭再說。

（室內的空氣，突然緊張起來，謝婉非常驚慌，好像有什麼大難臨頭似的）

魯（向謝）怎麼啦？

三個方向

一九

謝 奇怪，柴清打來的電話，他說：最好叫老李他們不要去，原因回頭再說。（他想了一想，打了一個電話）安樂飯店嗎？接——（看着王樹輝，意思是要問那個房間號碼，王樹輝告訴他二百四十三號）二百四十三號……沒有人，他們已經去了，糟糕！（再打一個電話）汽車行，趕快放一部汽車到三益里衙堂門口……對了。（他掛上了電話，拿起帽子要走）我得去！

（王樹輝向謝婉丟了一個眼色）

婉 （站起身來阻住謝項）哥哥，你去幹什麼？

謝 不，我得去看看。

婉 哥哥，你也來不及了，別去！

謝 不，唉！你說什麼？你怎麼知道來不及？你怎麼知道來不及？

婉 我，我，我並不是知道，不，哥哥，你不是打了電話給李隊長他們都已經出去了嗎？

？那怎麼來得及？總之，哥哥，信我的話，不要去！

謝 曄！（瞪了他妹妹一眼，狠命把她推開，氣憤憤的走出門去）

婉 （一副可憐的樣子，望着樹輝發呆，半響說不出一句話）

魯 （動了惻隱之心，像要爲謝婉鳴不平，向靳）我看謝項今天可要瘋了。

靳 你說他瘋了嗎，回頭還有把戲好看呢。

魯 還有把戲？

靳 是的，你瞧着吧。（她慢慢的走到謝婉身旁，親切地）密司謝，剛才我跟你開了一個玩笑，很對不起，不過，我想你總該可以原諒我的。

婉 （感謝似的點了點頭）

魯 密司謝，你知道你哥哥爲什麼會對你這麼兇的？

婉 不知道。

魯 （搖搖頭）奇怪。哦，老王，柴清剛才打這麼一個電話回來，你猜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王 回頭總會明白。

靳 當然是凶多吉少的嘍！

魯 莫非何翼謀那傢伙溜了？

靳 不見得。

魯 要不然，他已經有了準備了？

靳 這還用得着問嗎！

魯 那末，老李他們跑上去，準要倒霉。

靳 正是，不過你倒省了事。

魯 怎麼呢？

靳 你不是要結果他的性命嗎？這樣一來，你倒不必動手。

魯 可是，何翼謀的事情怎麼辦？

靳 那替他！

魯 那怎麼成呢？

靳 有什麼不成，反正六千塊錢已經在我們腰包裏了。

魯 別開玩笑，雖然錢在我們手裏，但是，我們對於潘大塊頭也得要有一個交代。

靳 這還不容易嗎？告訴他，我們已經幹過了，要是李隊長和他帶去的弟兄果真出了毛

病的話，那末，再告訴他，我們的同志，爲了這種事情，十幾條老命也送掉了，我們還得問他再要一筆撫恤金呢！

魯 不，這怎麼可以？我不能夠這樣子搪塞了人家就算了事。

靳 那末隨你的便，我倒要看看你還有什麼再好的方法。

魯 （負氣）你準知道老李一定是完結了嗎？

靳 多半靠得住！

魯 （滿不樂意的樣子，回過頭來看見謝婉在那裡掉眼淚，又表現驚奇的神氣）唉，密

司謝，爲什麼你哭了？

婉 （掩飾）沒有，沒有什麼。

魯 你恨你哥哥嗎？

婉 不是的。

魯 那末……

婉 我想他。

魯 想他？

婉 是的，我怕他有什麼危險。（說時，睜開兩隻沒有力氣的眼睛，向王樹輝望着。）

王 （給她一個懇切的安慰）不妨事的，我担保你哥哥一定可以回來。

婉 （稍爲寬了心，點了點頭，不再說話）

（靳漢堂就在這個時候，趁着他們不注意走到火爐架旁，裝着倒酒喝的樣子，把那個盛滿了炸藥的酒瓶藏了，換上一個同樣的酒瓶）

（片刻間的沉寂。樓下有汽車停止的聲音，接着就是謝項帶着憤怒的神色從右邊門上，視線又集中起來。謝項把兇惡的目光，掃射到王樹輝和謝婉身上，謝婉緊靠着樹輝，懼怕到了極點。）

魯 老謝，你回來得真快，事情怎麼啦？

謝 完了！

魯 完了！

謝 是的，這個慢慢再談。現在我先問你，我們這一次暗殺的目的，是老李還是何翼謀？

魯 是何翼謀。

三個 方向

謝 要是有人救了何翼謀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

魯 殺了他！殺了這一個救人的壞蛋！

謝 那末好，讓我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你們吧，何翼謀給跑了！

魯 嘎！

謝 不但如此，而且，他們還結果了老李的性命，老李帶去的十二個弟兄，四個死在那裏，還有八個給他們帶了去，柴清和程人傑現在還是下落不明。

魯 糟糕！

謝 這毛病就出在我們走漏了消息，讓他們事先做好圈套，他們是預備把我們一網打盡的！

魯 他媽的！讓他們幹了我們一下。是誰？是誰走漏了我們的消息？

謝 誰？近在眼前，（聲音從牙齒縫裏擠了出來）就是這狼心狗肺天天和我們在一塊的他（指王）和我的妹妹！（指謝婉）

魯 （驚異似的）怎麼？是他？

謝 （悲傷，恐懼，跑過去扯住了他哥哥，懇求什麼似的）哥哥！

謝 （使盡了力氣把謝婉推在地下。）滾！誰是你的哥哥！

魯 （好像不過意）老謝，你怎麼知道是他們呢？

謝 你不相信嗎？（從衣袋裏摸出二塊布質的出入證）這就是他們參加和平陣線的證據！

（歇斯的里地）想不到好幾年的老朋友，自己的親妹妹，會做出這樣喪心病狂的勾當！

婉（跌在地下一時爬不起來，只是抬着頭，帶着一腔的眼淚）哥哥！請你不要生氣，你聽我說——

謝（住嘴！十幾個人的性命，已經冤冤枉枉的送在你們手裡，你們要賣朋友，賣同志，居然下得出這種毒手，你還要說什麼！你還要說什麼！

魯（發現了出入證之後，由懷疑，憐惜，一變而為氣憤，怒目視王。）他媽的！你，你真的賣起朋友來！（他看着王樹輝神閒氣靜的態度，益發火上加油。）好！看我要你的命！

（魯瑟地在寫字椅底下掏出手鎗，這時王樹輝並不躲避，靳漢瑩一手撐着下頷只當沒有看見，謝項在一旁蹣跚，謝婉踉蹌爬起，想要趕過去護衛樹輝，但已經來不及。建衡把鎗機扳動，「得」，沒有子彈，讓他打算再上子彈的時候，才發現彈壳是空的。他摔掉手鎗，呆了一會）

（樓下忽然有汽車喇叭的聲音，壁上的紅燈亮了，王疾忙跑到窗口，探身出去，做了一個手勢，隨即又回過身來）

（同時，謝項的舉動異常迅速，他在火爐架上拿起那盛滿了毒瓦斯的炸彈，高高舉起。謝婉疾忙過去抱住了他，叫了幾聲哥哥，眼淚跟着也一滴一滴從眼睛裏面掉了下

來)

謝 (一年擋住謝婉，一臉的殺氣，向王。)好！這是你們的暗號，你還打算要結果我們，來吧！叫他們來好了，我們拼！

婉 哥哥！不是的！你弄錯了呀！(她想要探身去搶下那個炸彈，但是總夠不着。)

(樓下汽車開出去的聲音，壁上的紅燈也熄滅了)

謝 便宜了他們。(咬着牙齒)可是，你們倆，總是有應得之罪，我是饒不了你們的！

(向魯和靳，把頭向着門外示意)你們出去！

婉 (抱緊了謝項，邊哭邊說)哥哥！你別！你別這麼做呀！哥哥！

(魯建衡和靳漢瑩起先都沒有動身。謝項使勁把謝婉向着王樹輝站的地方狠命的推過去，轉過身來抓住靳漢瑩把她拉到門口，魯建衡跟着也就慌慌張張的跑出去了。謝項一只腳跨在門口，舉起手裏的炸彈，對準了王樹輝丟過去。嘩喇喇一陣子響，玻璃打得粉碎，謝項這才知道不是炸彈，蹬了蹬腳)

(謝魯靳重新進來，謝項慌忙在火爐架上尋覓那個裝了炸藥的瓶子)

(正當謝項丟那顆炸彈的時候，王樹輝閉緊了眼睛等死，謝婉抱住了他，好像是要給他擋住炸彈似的。等到玻璃酒瓶打碎之後，王樹輝才慢慢睜開了眼睛，一手撫着謝婉的頭，態度還是那樣悠閒鎮靜)

王 (望着謝婉淚涔涔的一副臉，直到她漸漸的鬆開手來的時候，然後再溫和地)不要

慌 死了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

（謝項找不着炸彈，躁急得什麼似的，魯建衡也抓著頭皮，似乎莫明其妙）

（望著魯建衡和謝項，嘴角上掛着一絲得意的笑容）得了，謝項，你別找了吧，炸彈早就給我藏起來了！

謝 （暴哮）什麼？是你？

靳 是的，我，難道我做得不對嗎？

謝 哼！

靳 可是，你也得問問你自己呀，你恐怕建衡要結果李隊長的性命，你就把手鎗上的子彈偷了，你可以偷子彈，難道我就不能夠偷炸彈嗎？

謝 （啞口作憤怒狀）

（歛住了笑容，莊重地）老實說，我們幹這種殺人的勾當，我早就覺得不對，現在你們居然要殺起自己人來了，你們殺得下去，我可看不下去。我知道，他們倆（指王樹輝和謝婉）參加了和平陣營，和我們本來的宗旨相反，可是你呢（指謝項）你祕密的加入了共產黨，和殺人不眨眼的游擊隊勾結起來，這種行為，恐怕也不能算做一個忠實的同志吧？我敢坦白的說一句，在我們這個組織裏頭，只有他（指魯建衡）才是一個道地的傻子。樹輝和謝婉要是該殺的話，謝項你也應該處置你自己才對。

（謝項在她說穿了他的祕密的時候，低着頭不做聲，像是慚愧，又像是忿恨。魯王婉的目光，從謝項身上又回復到靳漢瑩的身上，充分的表現一些欽仰信服的神態。）

魯（疑惑地又似親切地）老謝，你幾時加入了共產黨？

謝……（沒有答覆，搓着手心想了一會，突然拿起帽子要走。）

婉（着慌）哥哥，你上那兒去？

靳（擋住謝項的去路）怎麼？謝項，你一句話都沒有說，就打算走嗎？那可不成！

謝（很不樂意的樣子）說什麼呢？我走我的路，你們幹你們的。

靳（不！這個我不答應！我們是多年的同學，又做了幾個月同志，我們同過患難，共過生死，我們絕對不能拆開，我們得一塊兒吃飯，一塊兒做事，一塊兒玩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走！來，（把他拉到中央的桌旁，硬要按他在沙發上坐下）坐下！

謝（無可奈何地坐了下來）好吧，你要我說什麼呢？

靳（不理會謝項的說話，招呼着魯王婉，都來，都坐到這邊來！（她等着一個個都跑過來坐下了，再在火爐架上拿了一大瓶酒和幾個酒杯，把酒都斟滿了放在桌上，自己拿了一杯）我的提議，我們大家乾了這杯酒！

（魯王婉都興奮地乾了，謝項似乎不耐煩，但是也乾了。）

靳好，痛快。（再把酒杯斟滿）現在我們可以談談，樹輝，你為什麼要參加和平陣線的？

王（莊嚴，振奮）是的，我應該告訴你們，從我們這個組織成立之後，我們天天幹着暗殺的勾當，起初我們都以爲這樣做法是對的，但是，後來，我慢慢的發現了我們所殺的人，不但不是壞人，而且都是好人，因此，我不忍再殺了，我不願再殺了。有幾次我實在不想再幹下去，我和你們商量，可是你們都反對我的主張，所以，我不能不走這一條路，我不能不欺騙你們，去救那許多不該殺的人的性命。

靳 那末，這一次你要救何翼謀，在你看來，他也是不該殺的嗎？

王 靳 那自然，何翼謀這一次來，是要辦理調劑糧食的事，你們想，米價漲到這種程度，成千成萬的人，餓的餓，死的死，成千成萬的人，都需要他來救濟，像這種人，也是該殺的嗎？

靳 可是這一樁事情，我們接受了潘大塊頭的八千塊錢，這是你知道的，已然何翼謀不該殺，那你就應該阻住我們不去答應潘大塊頭才對？

王 要說潘大塊頭嗎？那是活該！他借了藍衣社的名義，要我們暗殺何翼謀，其實，他並不是奉了什麼命令，要殺和平陣線的人物，而是爲了他自己的買賣。他囤了很多的米，想要發一批橫財，聽說何翼謀要來調劑糧食，他就託人去疏通，後來，他又派人去恐嚇，但是，偏偏碰了何翼謀始終沒有買他的賬，他沒有辦法，這才花了八千塊錢找到我們來的。

魯（恍然）原來這樣，怪不得這次他沒有把密令轉給我們。可是，你怎麼知道的呢？

王 全市的米行，等着潘大塊頭的米糶，幾家銀行的堆棧，塞滿了潘大塊頭的蔴包，誰不知道。

魯（跳起來）他媽的！他打算叫我們做他的傀儡！也好，八千鬼錢，是也自己吞下去來的，我們花了它，活該！

王 要不然，你還打算還他嗎？

靳（微笑）好吧，這個慢慢再談，樹輝，你再說下去，你要救何翼謀，救了他也就得了，爲什麼還要做好圈套把李隊長結果了呢？

王 像這樣一個無惡不作的壞蛋，殺了他還會過分嗎？

靳 不過，他是給我們工作去的，借了這個機會殺他，總像有點說不過去。

王 這個，你們知道的並不徹底，你們可知道他也去敲過何翼謀的竹槓？

靳 這倒並不知道。

王 就在何翼謀吃飯的時候，不知道怎麼他們也打聽出來，派了一個弟兄拿他們游擊隊的名義去訛詐，想要勒索五萬塊錢，結果是碰了一個釘子，他這才在烟盤子旁邊動了氣，要不然，他那裏肯光顧到我們這裏，他那裏看得上我們幾千塊錢呢！你們想，像他這樣，也算是誠心給我們幫忙的嗎？

（魯靳婉都點了點頭）

靳（望着謝項，帶點滑稽的口吻）謝項，怎麼樣？現在我們來開一個軍事法庭，他們

（指王樹輝和謝婉）是罪犯，你（指他）做法官，你裁判。

靳（苦笑）審判終結，宣告無罪。

靳（舉起酒杯）爲了法官的公正廉明，我們應該乾這一杯酒！

全體 乾杯！（乾杯）

靳（重新倒滿了酒，嚴肅地）現在我們應該繼續的談談，我說，我們這一個組織，你們三個人，走着三個不同的方向，這樣子幹下去，無論如何是不行的！你們這三個不同的方向，我可以給你們找出三個很現成的代表——一個方向是藍衣社，潘大塊頭是藍衣社的代表；一個方向是共產黨，李隊長是共產黨的代表；一個方向是和平陣線，何翼謀是和平陣線的代表。我們要知道那一個方向是對的，那一個方向是錯的，就只要看這三個代表那一個代表是好的，那一個代表是壞的就可以決定。我們必需放棄自己的成見，朝那對的方向走！我們必需同心同力，朝那對的方向一塊兒奮鬥！

魯（熱烈地）你這個話很對，我首先向你們表示，我願意放棄我的方向，我要跟老王一塊加入和平陣營，抗戰沒有目的，和我們殺人沒有眼睛一樣，我們不能再殺人！我們也不贊成再抗戰！

靳（愉快地）很好。謝項，你呢？

謝（感奮地）我也放棄我這一個方向，共產黨的理論，雖然說得冠冕堂皇，但是共產

三個 方向

三二

黨的實際倒是烏烟瘴氣，我錯了！我不能再錯下去！我要在和平的途中找光明！我要拿和平的光明掃除共產黨的烟霧！

（窗外透進黎明的曙光，天亮了）

靳 好！我們就這樣決定！（舉起酒杯）乾杯！

全體

（愉快地，興奮地）乾杯……

（在熱血奔放的歡呼聲中，幕徐徐落）

——全劇完——

黃 雀 頌

馮 騰

——四 幕 劇——

時 間：中華民國三十年。

地 點：大都會中。

登場人物：吳振聲

吳太太

陳太太

吳 敏

包律師

李探長

王如冰

難民夫婦子女

玲玲

阿春

來富

有道

孤女

舞女

婢

男僕

男僕

黃 雀 頌

院警 二人 甲乙

第一幕 (吳振聲的公館)

佈景：一個新式闊公館的客堂，幕起時，吳振聲正與包律師高談闊論中。

包——我覺這樣的好，因為，我們有了法律的根據，而且證據確鑿，她無論如何是逃不過我們的掌心裏。(抽煙，暫停片刻。)

振聲——(深思地，在室中踱來踱去走着，)關於這件事情我覺得祇要如冰自己承認，我絕對不使她爲難的，以前的利息也不需要清算，同時我也還想將她父親所有的借據，全部交還給她，還不是件很大的功德嗎？

包——(大笑)對的，這是一件頂大的功德，可是……依我的意見，用本律師的書面通知，到我事務所裏，同她初步的談判，比你直接的好。

振聲——包先生的意見我很贊成，不過，我希望這件事的解決愈速愈妙。

包——(狂笑)吳老爺的喜酒這次我可吃成了，下午我絕對給你最圓滿的答復，請你放心，年來大律師替我辦理的案件，實在是成績斐然，這次我相信有閣下鼎力相助，

喜酒是不成問題的，我應該在玉成之後向老兄慰勞纔對，(大笑)

(幕內木魚聲漸起，干冰如着素色的衣服垂着頭緩緩地由外上。)

包——(驚訝地)可不是嗎，剛才談到了妳，妳馬上就來了。

振聲——(笑迷迷地，捻着鬚鬚，)好極了，好極了，真是好極了！

如冰——（哭泣地跪在吳振聲的面前），老伯……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這……這……這是幹什麼！什麼「老伯，老伯」，妳站起來講好了，這

……這……

包——（奸笑地）王小姐，你再不要叫「老伯」了，你有話站起來講，（包律師摺扶起如

冰座在沙發上）妳別要傷心，吳老爺對妳不錯啦？真是體貼入微！

如冰——（哭泣地）承老伯不棄……

包——（不耐煩狀）唉（拉長）又再叫什麼「老伯」？

振聲——（冷笑）好吧，讓她今天多叫我兩聲「老伯」吧，（回頭）你講吧！

如冰——……看在家父身後的蕭條，煩你老人家……

振聲——（咳嗽）喂，大律師，我真是「老人家」嗎？你瞧。（站起）

包——（媚笑地）你的心還年青得很咧！（狂笑）

如冰——……給我助資安葬，實在是感恩不淺，如冰假若他日有機會，定當相報你老人

家的恩德，可是，現在的父親已安葬完畢，學校手續早已辦妥，我將要離開這

裏，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去……

振聲——（正色地）什麼，離開此地嗎？

包——（驚訝地）噫，妳準備離開此地嗎？

如冰——（堅決地）是的，將離開此地，屋子已經收拾好了！

黃 雀 頤

包——你知道你父親的事還沒有辦妥嗎？

如冰——是的，還欠吳老伯的錢。

振聲——對啦！（冷笑）好聰明的一位小姐。

包——（嚴重地）妳總得要想方法還清啦，不然，妳別想逃走。

如冰——（懇切地）「君子有成人之美」而且吳老伯惻隱之心早已做在了前面，難道目前就要我清償嗎？

振聲——這個當然啦！

（如冰輟泣在沙發上，）

包——王小姐，哭是沒有用的，總得要想個法子纔對啦！

如冰——包老伯，我現在分文都沒有，叫我想什麼辦法呢，難道……就是老伯們見着也不忍心，何況老伯都是有子女的人，希望老伯可憐我這個弱女子吧！（又是一陣哭泣，）

振聲——（冷笑地）可憐，誰可憐我哩？

包——（大笑）慢慢，自然會有的。

（來富由內上）

來富——報告老爺，烟泡兒都燒好了。

振聲——（呵欠）唔……（回頭對包）這件案子交給老兄辦好了，我靠煙去！

包——這個自然，回頭見，（振聲與來富同下）

振聲——好，回頭見。（走在內室門口時回頭向包使個眼色）

包——（厲聲地）王小姐，老實告訴妳，吳老爺早就存心不要妳替妳爸爸還債了，可是

.....

如冰——（驚喜地）真的嗎？可是什麼咧？

包——（冷笑）可是妳得依他一個條件。

如冰——什麼條件？（站起來問）

包——當然是王小姐容易辦得到的條件。

如冰——我現在除了一走什麼都沒有哪！

包——有，吳老爺的意思就是要妳不走，要妳永遠地伴着他。留住在他家裏！這還不容易辦嗎？

如冰——（正色地）留住在他家裏幹什麼？

包——（大聲地）傻孩子，傻孩子，做新太太啦！

如冰——（憤怒地）他簡直老糊塗了，昏了，昏了，……難道世界上沒有法律嗎？沒有人道嗎？你……你……你們這般老混蛋，你們怎麼還會活在世界上害人。（昏倒在沙發上又是一陣輾泣，）

包——（冷笑）「人道」，「法律」，我就是用這兩個幌子換飯吃，哈哈……（回頭叫）來富！

黃 雀 頤

送茶來！（幕內來富應，片刻來富送茶上）

來富——

（捧茶至如冰面前，如冰憤恨地摔碎茶碗，）小姐……

包——

（虛張聲勢）哎，這還了得，妳這不識抬舉的東西，（一氣地坐在沙發上，燃着

烟捲，）今天非把點顏色妳看不可，妳簡直是糊塗蛋，不分上下，我總算也是妳爸爸多年的好友，壞事我不會要妳幹哪，何況我是個研究法律多年的大律師，像妳這樣的行為，法律上是治罪的。

如冰——

對，像你這樣的行為，是法律上管不着的。（冷眼瞧包）

包——

（轉容狂笑）對啦，王小姐真聰明，我們閑話少講，妳究竟對於這事情怎樣處置

？因為上月吳老爺的翠喜私逃了——

如冰——

（驚訝地）逃走了嗎？唔……

包——

對啦，她逃走了以後，吳老爺就想着了妳，妳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小姐，聽，

（指着幕內木魚聲）吳太太是愛每天「阿彌陀佛」的人，他何常又不寂寞呢？

如冰——

（不耐煩）廢話少講，借據可以還我嗎？

包——

（媚笑地）那是可以的，要在妳同居的頭一天，你到我事務所裏去取好了，妳打

算怎樣哩？

如冰——

（深思地）我打算……允……可！

包——

（狂笑）好，好，好，哈哈……真是「皇天不負苦心人」！

如冰——好吧，別喜歡了，明天見（揚揚地忽下）

（包燃着煙捲，笑聲不絕地踉蹌走進內室，來富在地上收拾碎茶碗。）

來富——（自言自語）他媽的有錢可以買得活人倒地，死人跳舞，我來富有錢的話，還不是大太太，二太太，三太太，啊，哈哈……（電話鈴響，來富接話，）

（振聲與包二人狂笑，由室內上，）

振聲——（問來富）那兒來的電話？

來富——（接話）是哪，你那兒，哦，陳太太，在……請等一會。（回頭向振聲）陳太太要與老爺講話。（來富下）

振聲——（接話）喂，你陳太太嗎……我振聲……我已向香港信託公司交涉過了，不過時間上問題而已，……請別着急……好，好……呵……再見……（聽筒掛上）

包——是陳太太嗎？

振聲——是啊！

包——關於陳太太近來有一件很重要的新聞，（冷笑，）

振聲——不過這件新聞我倒很想聽——聽，是不是我所想像的那一類，（來富送茶上）

包——（慢吞吞地呷一口茶）前天我在芝加哥飯店，遇着了小金，他很高興地請我吃晚飯，我想，新聞界的人比司法界的更利害，不是好玩的，承這位朋友的邀請，

黃 雀 頤

自然是情不可却，我這個認棍骨然是「却之不恭」，可是……在小金的言談中告訴了一件沒有發表的新聞。

（慢吞吞地抽烟）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那一類的新聞？

包——（似乎沒有聽見）本來「食色性也，人之大倫」，不怪有這樣的桃色案件發生，依照刑法第×××條，應以「風化」罪論，不過，她既施了一點小惠，誰又管這閒事呢？

振聲——（不快意狀）得了，得了，我聽了半天，結果還摸不着頭緒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，快地講吧，現在又不是上法院××條××××罪，這裏用不着的。

包——陳太太，近來情形怎樣，夜總會還去嗎？

振聲——近來很少到那裏。

包——她爲什麼近來不常去哩？

振聲——她的私生活誰去管她，不過我的目的祇在她那五十萬存摺上面，祇要把存款套進我的手裏，請她滾她媽的蛋！

包——（狂笑）你在做夢吧，她的錢早已同小白臉飛了！

振聲——（驚訝）怎麼，陳太太已經五十多歲的人，還有什麼……（沉思半響）這個……我有點兒不相信。

包——小金是專門靠敲詐爲生活的，芝加哥的晚餐，是從那裡來的，難道小金自己會掏腰包嗎？

振聲——這個當然。

包——（抽上一口煙捲）汽車夫小三子不是常替陳太太開車嗎？在他的面貌上看起來，不過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那天晚上，陳太太在夜總會吃醉了酒，要小三子伴他到芝加哥去開房間，真是天不愜人愿，偏偏給小金碰着了，這糟了，小金要在小報上公佈，經過了再三的請求兩百元晚餐費才算完事，落得小金做人情，使我大囑一頓，你覺得這不是一件噴飯的事嗎？

振聲——唔（沉思半晌），陳太太既是愛上小白臉，我這兒貨款就有危險了，這倒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，我倒想向大律師領教領教！

包——得了，領教倒不必，條件是要首先辦妥！

振聲——我幾時空過你的，那當然是不成問題，不過在我經手項下祇有她五分之三的貨款，我想……

包——（沉思片刻）斬草除根的辦法，似乎……

振聲——（不耐煩狀）誰說的，他媽的，一人無橫財不富，別說是這個大亂的時代，尋幾個冤枉錢又何樂而不爲呢，而且陳太太所有的親屬，在事變之前早已全部都跑到重慶去了，說不定都變成了炮灰，怕什麼？

包——（冷笑）這倒也不錯。

（門外喧嘩之聲達於戶內，來富匆上，）

來富——報告老爺，外面一羣男女難民要求老爺，據說：是重慶逃回來的，我不讓他們進來，他非強求不可，我現在把大門關上了（幕內拍門聲與喧嘩乞求聲混雜着）

振聲——（不耐煩狀）混蛋，誰叫他做難民的，快打電話給李探長派員趕走這一般無恥的東西，現在不要開門。

來富——是，是，老爺（走到電話台上接話）

振聲——老包，昨天買的五十兩雲土，煮好了，我們抽兩筒吧（包呵欠，與振聲同下）

來富——喂，你是巡捕廳嗎？……請李探長請……（吳太太手捻着一串佛珠上）

吳太太——來富，外邊鬧什麼，我剛才在佛堂裏打坐，簡直把我的腦袋都吵暈了，（門外喧嘩聲繼續着）

來富——（手拿着聽筒）剛才外邊來了一批難民請求救濟，在門外吵鬧，老爺叫巡捕廳派人把他們趕走。

吳太太——得了，不要打電話吧！你快去叫幾個進來。

來富——（掛上電話）是，太太（下）

吳太太——（嘆息）這個年頭，米價這樣的高漲，你們祇顧有鴉片抽，那裏知道人家沒有飯吃呢？（來富帶領着難民夫婦小孩同上，）

來富——（剛走進門口）他媽的站在這裏，不要動，讓老子進去報告，這些混蛋，這個年頭活着幹什麼？誰叫你做難民？（難民乞求地，哭泣，來富憤憤地上）

來富——報告太太，難民來了。

吳太太——叫他們進來！

來富——是！來富領導難民上。（動作如虎狼似的）

吳太太——你們是那兒來的？（上下打量着）

難夫——（乞憐狀）我們剛從重慶回來，家裡房子給火燒光了，我們現在是無家可歸的難民，流落在這裏，乞求太太大發惻隱之心，救救我們一家數口性命吧！

吳太太——你們從前幹什麼職業哩？

難夫——（淒慘地泣訴）唉，我們從前是作生意的，我也是薄有資產的小康之家，當事變

時候我將所有的錢，都買貨物運到香港，誰知交通斷絕，整個的丟光了，請求太太救救我們吧！（說着跪在地下）

吳太太——（同情地）起來吧，得了，看你們怪可憐的，這裡有幾拾塊錢，你們拿去做小生意去吧！（從荷包內掏出幾拾塊錢給難民）阿彌陀佛！（捻着佛珠閉着眼）

難夫——（接着錢）謝謝太太大慈大悲，將來一輩子也不會忘掉太太的恩德的！

來富——（不耐煩狀）好了，得了，得了，出去吧！（來富推着難民下送在門口時）他媽的

「生意經，」要不是太太，老子早把你關到牢裏去了，（大聲）滾！

(當來富「滾」聲未絕時，吳敏手拿輕汽球，戴着花紙帽，西裝上被着彩色紙條，醉意地唱着洋歌上)

敏——(踏進門時)你叫誰滾？(重擊來富一掌)他媽的？

來富——(慘笑地)是，是，少爺。(吳敏依舊唱着曲子上)

吳太太——(憤怒地)你作晚又跑到那裡去了？(敏默站着)這大的孩子，不務正業，成天到晚的跳舞，人家說：「上梁不正，下梁歪，」真是說得一點兒不錯，我們吳家有了你那不正經的父親，自然會有你這不正經的兒子，這真是報應。(嘆息)阿彌陀佛！

敏——(放嬌地)媽，我……

吳太太——我知道，你又要錢不是？老實告訴你，有錢也不給你，我要給難民做善事，不會給你錢去上外邊作惡的！你這討債的東西！

敏——唔，媽……

吳太太——(大聲地)你還不替我滾進去，你瞧，你是個人嗎？唉：

(吳敏羞慚地下)(回頭)來富：

來富——是！經堂裏香燒好沒有？我要唸經去！

來富——早就燒好了。

(來富與太太同下幕落)

第二幕 包律師事務所

佈景：包律師事務所會客室中，幕啟時，包律師正在寫字檯上擬寫案件，王如冰伏在沙發上，悽慘地哭泣。

如冰——（突然地立起）這個時代難道說就沒有法律嗎？（接着又是一陣哭泣）

包——（冷笑）王小姐，請你安靜些……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」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同時吳老爺也是一個很慷慨的人，這條件並不苛刻，將來社會人士談論起來，還會說王小姐是一個知書達理的孝順女孩子，替你爸爸還了一筆大債，同時，還許配一個在社會上有聲望的闊紳士，這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？本律師到了吉日，自然會來替你證婚的，那個時候你將如何的感激我哩？（包拿着一捲字據交給如冰，並撫着她紛亂的髮絲。）這就是你父親所有借據，你拿去好了！（交給如冰。）

如冰——（憤恨地，扯碎着借據）債，債，債，債，債，我想不到今天做了債務的清償者了，（仰望天）爸爸，你可憐你的女兒吧！將不會受人家的宰割吧！（說着又是一陣哭泣）。

包——（按着寫字檯上電鈴）來人哪！（有道匆上）

有道——什麼事……老爺？

包——你去叫小李趕快開車子，把王小姐送到公館去，這裏有一封信，（在寫字檯上

拿信交給有道）叫小李面交給吳老爺，快去！

有道——是，老爺！（忽下）

（如冰哭泣更甚，包律師在客室中徘徊着，不斷地在抽着烟捲，片刻，有道匆上。）

有道——報告老爺，車子預備好了！（幕內汽車喇叭聲叫着）

包——唔，（回頭向如冰）請吧，王小姐，「父債子還」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何況吳老爺對你很慈惠，做姨太太不是現代女性最時髦的目標嗎？哈哈，哈哈，去吧，王小姐，再見，（回頭向有道）有道，你扶着王小姐上車！

（有道攙扶着王小姐踉蹌地下，門外汽車喇叭聲漸漸地遠弱下去。）

包——（在會客室中徘徊着，抽煙，自言自語地）媽的，「父債子還」是，是，是，女

孩子還嗎？哈哈，哈哈，（有道上）

有道——報告老爺，陳太太來了，要見老爺。

包——請她進來！

有道——是，（有道下，片刻陳太太滿面笑容上。）

陳——（妖媚地）喲，大律師近來好嗎？

包——謝謝，請坐，你近來到夜總會去沒有？

陳——沒有哪，這幾天我有點小病，你瞧，我瘦多了，香港的電報也沒有來，吳老爺又始終是推諉着，我真是沒辦法哪。（嘆息）

包——這個情形我早就知道，不過目前華南一帶因了戰爭的阻礙，時間上稍爲晚一點說不定，不過我相信吳老爺是一個很豪爽的人，這筆款子數目很小，你瞧，他近來不買進了大批的米嗎？目前的市價是一百二十元，過幾天馬上就可以大漲，你們不都會發財嗎？哈哈，哈哈……

陳——是哪，我也是這樣想，很希望米漲到一千塊錢一担，那我可就得了，（突然地）喂，大律師，有件案子，你愿意替我辦嗎？……

包——我當然願意哪，祇要是陳太太的事情，什麼都行；可是叫我替你寫愛情信，那我可不幹，哈哈，哈哈……

陳——（妖媚地）糊說，你瘋了，真的，實在是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請你辦：

包——好吧，請你講。

陳——我常常這樣想，這個年頭人心都壞，我在這兒你也是知道的，所有的親朋都走光了，我的陳老爺又去世得早，祇剩我一個人在這兒，幸得手頭還有幾個錢，可是，你想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叫我怎麼辦？唉，我想……

包——（搶着說）我明白了，你想找一個朋友，做你的伴侶嗎？這個有辦法，你是要長期的，短期的，臨時的，是胖的，是瘦的，是老的，是年青的，是……

陳——（不耐煩）糊說八道，你幹嗎又說瘋話？

包——得了，「閒言少講，書歸正傳」，你究竟想什麼哩？

陳——我哪，我想找一個乾兒子（媚笑地）

包——（狂笑）妙極了，我們吳老爺近年收的乾女兒真是不少，我們的陳太太又要收乾兒子，天下事情真的「無獨有偶」，哈哈，哈哈……那嗎，你現在準備了沒有？究竟對象是誰咧？讓我們吃喜酒哪！

陳——別糊說，我不像吳老爹那樣的收些舞女，妓女，做乾女兒，我是要一個真正忠實於我的孩子，將來好繼續我的財產，養老送終。可是現我已看中了一個，不知真的是有良心沒有？

包——那一個乾兒子是誰？

陳——你猜猜看？

包——（沉思半響）我猜不着：

陳——你猜不着，就替我立個合同好了！

包——到底叫什麼名字哩？立合同起草是可以的。

陳——（沉思片刻）唔，名字？現在還用不着對你說。

包——將來在報紙上登啟事怎樣登哩？

陳——（不耐煩狀）得了得了，你們老是一提到一件事，就是什麼登報，我真怕登報，別提了，改天見再談！（立起）

包——什麼地方有約會，有鬍子的人可以去參加碼？（狂笑）

陳——（邊說邊下）鬍子與我有什麼相干，別開心吧，回頭見。（陳太太下，電話鈴響）。

包——（接電話）喂！是哪，你是誰哪？哦，李虎兄，有什麼事，……（驚訝）這真

遭了，這個小孩子向來是不安分的……不過……好吧，請你把他帶到我事務所裏來，再見……（聽筒放下，燃着烟捲在室內徘徊着）

包——（自言自語）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。「父債子還」，子債何常又不是父還呢？哈哈……哈哈（門外汽車喇叭聲響，有道持名片上）

有道——報告老爺，李探長同吳少爺來了！

包——呵，快去請進來。

有道——是。（匆下）

（李虎帶領着兩名探員擁護着吳敏踉蹌地上）。

李——呵，大律師，久違了！（回頭向探員）得了，你們出去！（探員下）

包——（微笑地）探長近來好嗎？請坐！（回頭向吳敏）呵，吳少爺也來了。

敏——（默默地）唔！（躺在沙發上）

包——（燃着烟捲）吳敏少爺，近來我很想與你長談一下，上星期你欠東方舞廳三千多塊錢，我同李探長設法替你墊出來了，前天你替玲玲做花頭，李探長墊了一萬五千塊錢，大利娛樂場的胡經理昨晚還在我這裡討出你輸了的十六萬的款子，照

黃 雀 頑

我們放款子的規矩，利息是加四成，你一共欠我們的款子是十七萬八千多塊錢，再加上月息一共是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元，現在除掉你空頭字據以外，分文無着，你想怎麼辦？大前天李探長與我準備伙同屯五千袋米，前天市價是八十元，今天已經漲到暗盤一百三四十塊錢，計算起來，最低限度要賺三十五萬，貨可是進手了，米商正在逼我們交款子，唉，我真沒有法子！

李——（向包暗示眼色）承老兄的好意，要我借錢給這位闊大少，現在不獨沒有錢，反而還要討麻煩，真糟，真糟，照公司的放錢規矩一百塊錢當扣四十，十天付清，他媽的，放錢給舞女多划算！

包——（僞笑）請老兄別着急，法子總是要想一個出來的，你逼他也是枉然哪？（回頭向吳）吳大少爺，怎麼辦哪？你總得要想法子呀？剛才李探長打電話給我，聽說你又鬧出亂子來哪？究竟是一回什麼事體？

敏——（憤怒狀）別提起吧，簡直真混賬，老糊塗了，我非幹他不可，「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」！「嘿！」

包——（點首）呵……………

李——大少爺，別發脾氣，這兒是律師事務所，不是使性子地方？瞧，你酒還沒有醒哪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（仰望着天，摸着自已八字鬚）「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」

李——我告訴你吧，剛才我同振聲兄在玲玲家裏吃午飯，偏偏又是「冤家路窄」，我

們的這位（指着吳敏）大少爺去了，老子說是他的乾女兒，兒子就說是他的愛人，老的不肯退，小的也不肯讓，於是乎，一場「醋海風波」，玲玲家裏鬧得亦樂乎。

包——（狂笑）呵，有趣，有趣，這纔是利權不外溢哪！

李——你想玲玲這個孩子不是頂聰明的嗎？半年多以來沒有一絲兒破綻，今天，可是就糟了，這也難怪玲玲，她又喜歡小白臉，她又喜歡大洋錢，有大洋錢的不是小白臉，可是小白臉又沒有大洋錢，這不是一件很難辦的事嗎？

包——關於這件案子，我覺得到很容易解決，橫豎利權又沒有外溢，人家說：「家醜不可外揚」祇要大少爺向吳老爺稍爲示一點弱，賠一個不是，風月場中又有什麼關係哩？祇要大少爺荷包裏有的洋錢，別說是一個玲玲，就是一千個玲玲也容易辦得到。

李——得了，得了，這件「有傷風化」的案子，就請大律師調解好了，可是……

包——（微笑）可是，也少不了我的！

李——（不耐煩地）這倒是另一個問題，可是我們吳大少爺的錢的問題，不然的話，我李虎的脾氣誰都知道的。

包——對啦，我們是看在振聲兄的交情上，（回頭向敏）你一共欠我們的款子是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塊錢，照我的意思……（沉思片刻）錢還不還那倒沒有關係，不過

……字據是該得改換一下才對，將來算起賬來，比較清楚一點，（回頭向李）李探長，你覺得怎樣哩？

李——（憤怒狀）大律師的辦法固然是好，結果還是一張空頭借據，有什麼用？拉屎都用不着。

包——（使個眼色）老兄，這是法律問題哪？

李——不知道法律叫什麼，還我的錢就得了，不然，嗯，……

包——（奸笑地）得了，請老兄馬虎一點兒，這次讓我做主吧，還錢就得了，不過遲早的問題，他不還清的話，我私人負責擔保。

李——好吧，今天就看你的辦法。

包——（妖笑地）吳少爺，李探長的話，你該聽明白了吧，我的辦法你同意嗎？我實在看在老頭子的面情上，全都是爲你哪。

敏——（默默地）唔，

包——我的話都是有道理的，就這麼好了。（說着，在寫字抬上寫好字據，交給吳敏）李——嗯，我都瞧厭了，老是這一套玩意兒！

包——（媚笑地）請吳大少爺簽蓋好了，（將字據交給吳敏）。

敏——（冷笑）好吧，不過是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塊錢（在沙發扶手上蓋章交給包律師。）包——對的，這數目實在是很少，做大少爺的人，是滿不在乎的，橫豎你爸爸有的是

錢！

李——（突然地）喂，小吳，你在玲玲家裡打燬了的器具，這個賬是你爸爸算，還是你還咧，你是我保出來的，責任當然在我身上，老頭子也氣走了，那裏還沒有牽代清楚，你怎麼辦，讓我好答覆人家！

包——對，這個手續應當了結清楚，免使人家女人爲難，依我的辦法大老爺自己賠償了事。

李——這個數目又不少哪，這筆款子要誰墊哩？大律師！

包——（抽着煙捲，佯佯地）唔，什麼？……

敏——（不耐煩狀）要多少，給多少，我非要爭口氣不可，然而，目前想不出法子來！

李——（冷笑）我早就知道了。

包——最好請你老兄作保證，三天之內一定要他想辦法。

敏——我很贊成……

李——當然你會贊成，責任又在我身上。（電話響）

包——（接電話）喂……是哪……什麼？逃走啦？……那怎麼辦？……好……，一

會我就來，……是，芝加哥飯店……好，好……我馬上來，……再見！

李——（驚訝地問）誰逃走了？別找麻煩！

包——如冰，（自言自語）該不會出什麼亂子吧？

敏——（狂笑）哈哈，哈哈，李探長走吧，大律師，回頭見。

李——好，回頭見，（敏，李同下，幕落）。

第二幕（酒闌之夜）

佈景：玲玲舞女的臥室裏，幕起時，吳敏與玲玲正在沙發上倚偎着談話中。

敏——（憤怒狀）我想他該是到了末日的時候了，強迫人家小姐作他的姨太太，騙人家寡婦的金錢來供他的揮霍，私屯糧食擾亂社會經濟恐慌，在表面上還要裝做是一個大慈善家，不獨如此，他還要在我的懷抱中將你搶奪過去，你想，誰也會同他拚的！

玲玲——話不是這麼講的，他無論怎樣總是你的父親，你近來好久沒有來這裏，他常在這裏探尋你的消息，可是我始終沒有承認這件事情，我老是這麼講「那天晚上，是爲了我爸爸而到這兒來的」……

敏——（狂笑）我的玲，你真聰明；會講話，好聽！

玲玲——近幾天來，他好像是非常煩悶似的，關於你的事也很少提了，你還老記掛在心裏幹什麼呢？

敏——（堅決地）我，我，我，要報復他！

玲玲——（乞求地）敏，你的年紀正輕呢，前途的光明是多麼的遠大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事業都待你去創造它，像我這樣一個墮落的舞女是永遠沒有希望的，你爲了我

這個墮落的女人，而使你們父子的情感破裂，這，的確是一件犯不着的事情，你不是很聰明的嗎。你常常的勸我：「不要作無謂的煩惱，要向前去幹」！你還記着你對我所講的話嗎？若是你今後不聽我的話，那麼，我再也不同你交往了，這種風月場合要想穿些，沒有一件是真實的，雖然，我們拿自己的肉體供給人家取樂，騙取人家的酬報，可是我們究竟是有良心的，敏，你正是青年有爲的時期哪！

敏——（似有所感）玲，得了，我不應該這樣，我依你的話就是，從今天起，我決不自

抱自棄地幹出許多罪惡事體來，我應該新生！我應該新生！

玲玲——（興奮地）敏，好幾天我們沒有見面，今晚應當痛快地喝幾杯纔是！好嗎？敏！

（在椅上選擇着酒，斟給敏。）

敏——你也應當多吃一杯哪！

玲玲——（舉着酒）乾一杯哪！

敏——（回敬）再來一杯吧！

玲玲——（媚笑地）敏，再來一杯吧！

敏——你的酒量真寬！

玲玲——（醉意地）敏，我內心有了許多煩悶，祇有酒，祇有酒，才能使我忘記了一切的

苦痛！喝吧！

黃 雀 頤

敏——（醉態地）玲玲，好久沒有聽你唱歌了，你瞧，（指着窗外）今夜的月色是多麼美麗，真使我高興，玲，你唱支給我聽好嗎？

玲玲——敏，我唱支歌給你聽，唱什麼歌呢？

敏——你不是常在我面前唱「茶山情歌」嗎，就唱他！

玲玲——（撒嬌）好的，你要同我合唱。

敏——（一半點頭，一半獨飲）玲，你先唱！

（唱到半段中，幕內汽車喇叭聲漸近，女僕阿春匆上）

阿春——小姐，你聽汽車喇叭聲音沒有？老爺正在門首叫門咧？（玲玲歌停，與吳敏相向愕然不語）

玲玲——（神志似醒）現在幾點鐘？

阿春——三點半了！

玲玲——（驚訝）怎麼這個時候他會來呢？奇怪！

敏——（不耐煩）別理他好了，（說着，自斟自飲着酒）玲玲似乎沒有理會，門外喇叭聲促叫着。

阿春——聽，（舞台片刻沈寂）門聲敲得正響哪！小姐，怎麼辦？

玲玲——敏，（乞求地）妳是愛我的，你應當原諒我！

敏——（似乎沒有聽到）玲，我倆痛飲兩杯吧！

玲玲——（乞求地）請妳到裏面去避一下子好吧！

敏——（憤怒狀）誰來，我與誰拚，他媽的。（把酒盞丟碎）。

玲玲——（哭泣地），妳真不愛我哪……

敏——（似有所覺）我始終是愛你的，（嘆息）別哭吧。

玲玲——（推着敏向內室下）請你快進去休息，（回頭向阿春）妳快去開門吧，（阿春下……）

整理酒具，對鏡擦乾淚跡，施粉，吳振聲與包律師談笑同上。）

包——這筆案子我覺得不像你說的那般棘手，照今天觀察的結果，對方的態度，不見得怎樣的強硬！不過……

玲玲——（笑迎地）呵，妳們倆兒，幹什麼這時候來哪？（包律師與吳振聲向玲玲點頭微笑，似乎沒有覺到，包律師依然地繼續說下去，玲玲在棹上拿着呂宋烟，親遞在吳振聲口裏）。

包——（繼續地）不過，對方要是同時進攻的話，那是比較困難。

振聲——（吐出一口濃烟）這簡直是混賬，他媽的。

玲玲——（驚訝）幹什麼，吳老爺！

振聲——妳難道不明白嗎？

玲玲——（強笑）誰明白？明白我還問妳媽？

振聲——（嘆息）我老是遇着這樣的怪事！

玲玲——（狐疑着）什麼怪事可以告訴我嗎？

包——（搶着說）不關係妳的事，玲玲小姐，（強笑地）！

振聲——（鄭重地）老包，你無論如何，今晚給我想一個最妥善的辦法，不然的話，果真要我出庭，那可不是玩的。

包——（抽烟，在室內踱來踱去着）照法律上講起來，第一，關於「私屯糧食高抬市價」一項，最多大不了糧食充公罰款了事，第二，「誘姦未成年女子」，這恐怕不容易了結，第三，「詐騙無依婦女財物」，這也不過是償清債務了事，不過關於如冰小姐的事件，在普通一般弄姨太太慣例，多半是首先在報章上來一套與妻離婚的假戲法，然後，再公佈正式結婚，像這樣作法，一切問題都沒有了！

振聲——這個方法你從前也向我提起，在當時想到個人的名譽計，而且如冰的個性素來是很平和的，誰料到，唉！

玲玲——（狂笑）世界上的女子全都是弱者嗎？哈哈……

振聲——（哄騙小孩似的）小玲，別開玩笑！你又吃醉酒嗎？

玲玲——（撒嬌）對啦，今晚喝得夠多啦！

振聲——你的酒為什麼老戒不掉！

玲玲——（似有所感）對了，我愛酒，酒是我的生命，在吃酒中，我想到了過去的甜蜜，

未來的苦痛，我會想到了已經死了的父親，和失散了的母親，我還想到我自己爲什麼要度着這不死日子，爲什麼看見有錢的老爺們，會使我發出不愿意的笑，做出許多不甘心的事情來，哦……哈哈，哈哈……振聲，我愛你，我愛你太年青（振聲撫着鬍子凝想着），我還更愛你的，是你的錢！哦……哈哈……

振聲——（不耐煩）玲玲，今晚幹嗎這樣的高興？

玲玲——祇要你來我這兒，我老是興奮的，哦……哈哈……

包——（強笑）玲玲小姐，今晚恐怕真喝多了！

振聲——（沉思片響）唔，（回向玲玲）你休息一下吧？我心裏正在煩透了！

玲玲——（撒嬌）誰叫你煩，也許我比你傻些，當我在痛心到萬分的時候，我一定會大笑的，你聽……哦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哦……

振聲——好好，得了，（把玲玲推在沙發上躺着），請你安息一會吧！（玲玲躺在沙發哼着茶山情歌，低低地。）

包——（諛笑地）振聲兄，你現在怎麼辦？解決與否，就在明天，希望你多花點使費，設法把案子撤消怎樣？

振聲——大概得花多少使費？

包——（冷視地）大概數目很小，五十萬吧！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老兄，你想……

包——（拾着說）我早就想得週到了！

振聲——（愕然變色）包兄，你現在不是很了解我的嗎？竟不想法維持一下嗎？

包——（冷笑）對的，我了解你現在有很多的洋錢，除了錢以外，沒有別的法子可以維持你呀？現在，時間不早了，我明天還要約一位朋友算帳；你最好爽快的答復我，讓我明天好處置，不然：那別怪我了！

振聲——（強笑）老兄究竟愿不愿意幫忙呢？

包——（得意地）那是無問題的，可是刑法第二四〇條真有點難辦，除非你答應。

振聲——（突然地）我接受你的辦法，可是在事成之後，決不短少分文！

包——（狂笑）別人也許騙得着，我可不行，賒帳不幹！

振聲——（不耐煩）人家說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」，現在，你，你居然也不信任我啦？

包——（冷笑）也許有一點兒！

振聲——依你要怎麼辦？

包——（沉思片刻）我啊，唔……明天再商討吧。（立起欲走）

振聲——你走嗎？

包——（沉默地）唔！（包律師慢步的下）再見！

振聲——再見！

玲玲——（從沙發上起來）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們鬧了這久！

振聲——（長嘆）還不是爲了如冰，那個孩子真使人出乎意料之外，逃走了到不必講，她竟然到法院去起訴了，真是笑話！

玲玲——（同情地）那，你怎辦啦？

振聲——妳沒有聽見嗎？包律師要五十萬！唉！簡直是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」咧！

玲玲——你放寬些吧，錢，有什麼關係。

振聲——（強笑）對的！（立起欲走）

玲玲——你現在是回家嗎？

振聲——（失意地）唔，妳休息吧，我回去了？

玲玲——你明天……

振聲——（沉思片刻）我明天！也許會來看妳的！

玲玲——好好，你回家也好，明天見！

振聲——（悵惘地）玲玲，明天見！（振聲，緩緩地下，接着一個深長的嘆息）。

玲玲——（走至內室門口）敏，敏，喲，我的「打鈴」，快出來，你的老頭子走了！哈哈

敏——（撫着玲）我真吃醉了，他們談些什麼？

玲玲——關於如冰的事情，你直接給我講吧，你們在鬧什麼鬼？（正色地）

敏——我現在可以明白地告訴妳，如冰是我多年的朋友，她是一個有勇氣，有作爲的

女性，雖然，她父親欠我們一點錢，在道義上講是可以不要的，而我那昏庸的父親，唉，真是使人意想不到的要她作姨太太，妳想，一個受了高等教育的人，她甘心嗎？真使她忍無可忍，依法起訴了，在事前，她也曾問過我，我回答是：「妳爲了自己，不應該作錢的奴隸！」在當時，我的確是誤解了她，豈知她竟把字據騙到了手上之後，她就逃走了，她是徵幸得很，婚禮也沒有舉行！

玲玲——（進而追問）逃走了就算完事，爲什麼還要起訴呢？這對於她名譽沒有損失嗎？

敏——（正色地）對啦，這正是她的聰明的地方，因爲，她假若不訴之法律，她終不會逃出惡勢力的圈子的。所以才有此舉！

玲玲——（同情地）對啦，這真是她的高明：敏，我問你，你既有這樣的女朋友，而你爲什麼又在外面糊塗呢？

敏——（回憶地）唉，不堪回首的往事，真叫人不願提了，在以前，我是一個很上進的孩子，沒有一點軌外行動，如冰，她老是鼓勵着我，使我前進，可是，這次因爲我父親的罪惡，破壞了我倆的情感，我消沉了，我墮落了，我有說不出的煩悶。（聲浪漸高）

玲玲——（惋惜地）這，不是辦法啊！

敏——我認爲我這樣是對的，我將作惡到底，讓我的生命新生！

玲玲——這是一個大的錯誤，人，不應有這樣消沉的想法，你想，我是一個墮落不堪的女子，被社會人士所不耻的女人，然而，我還想企望着跳出火坑，墮落，並不是我的本意。我還是要掙扎。

敏——（微笑）玲，妳講得真甜。那麼妳是不是應該不與那一般老混蛋往來呢？

玲玲——（沉痛地）對，我不應該與他們往來，我痛恨那一般老而不死的混蛋，可是，我要生活，我還要企望着實現最好的夢！

敏——（失意地）夢，最好的夢，可是，我做得太多了，現在我不愿意再做，譬如你們女人，祇知道愛錢，愛虛榮，就是妳不愿意作的事，祇要是有了錢的話，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，錢，錢，錢就是一切女人們夢幻的中心，玲，我期望妳，我期望妳再不作錢的奴隸。

玲玲——敏，你看錯我了！

敏——（冰笑）對，玲玲你也看錯我了，

玲玲——（報復地）可是如冰小姐哩？

敏——（沉思片刻）那，我不敢批評，因為，我想她是合我倆不同的人。唉！（幕內雞叫。）

玲玲——（嘆息）命運注定我作舞女的嗎？

敏——（驚訝地）玲，聽哪！雞叫了！

玲玲——（看手錶）已經有四點半了，快天明哪！

敏——（呵欠）今晚我够醉了，（立起）我打算回家！

玲玲——（驚訝地）幹嗎要回家哩？今晚你不愿留在……

敏——（傷感地）唉，玲玲，我不愿離開我那可憐的母親……

玲玲——（愕然）敏，這是講的什麼？

敏——今晚我是特地來……唉……玲！

玲玲——（搶着說）敏，敏，敏，你作什麼哪？（撫着敏肩）

敏——（企望着天）我想……走！

玲玲——上那兒？

敏——說不定……上……那……兒……

玲玲——一人去嗎？……你？

敏——（沉思地）也說……不……定？

玲玲——（哭泣地）敏？我呢……敏，我呢……

敏——（垂着頭）唉！我的玲玲！

（敏與玲同倒在沙發輟泣，幕內雞鳴更響，舞台片刻的沉寂，幕徐徐地落下）

第四幕（最後的裁判）

佈景：吳振聲的會客室中，幕起時，吳振聲正在焦愁地踱來踱去狂吸着雪茄。

振聲——（突然地自語）這真料想不到，他們果然會扎起我的台子來，這個世界人心全都壞透了，全都壞透了！……哼，五十萬，很小的數目，他媽的，我的錢，我的錢是容易來的嗎，（狂吸雪茄）好，好，看你們怎樣辦吧……你們是什麼東西……你們不把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……哼！……（來富匆上）

來富——報告老爺，包律師與李探長來了！

振聲——正好，你說我請！

來富——是，是！（來富匆下）

（舞台暫寂，振聲躺在沙發上抽煙，包律師與李探長上）

振聲——（假笑）呵，兩位老兄，來得正好，想你們多時了！

包——對的，李探長有點要公向老兄商討，商討！

振聲——諸位請坐，李兄近來好嗎？（轉向李）

李——（微笑地）近幾天來，因為公私事件太多，自己忙得喘不過氣來，現在正因為

一點小事，要請老兄幫忙，想老兄素來待人客氣，決計不會使我失望的！

包——（冷笑）那是不成問題的！

振聲——（裝佯地）不知道老兄是那一件事？

李——你的大少爺的一點兒小手續。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呵！……什麼手續？

李——這個，（望望包律師，包律師還一個眼色）因為你大少爺向我們公司裏借了一點款子？

振聲——什麼？款子？

李——他親自借的。

振聲——可是……真的嗎？

李——（狂笑）誰同你開玩笑哩！

包——（搶着說）老吳，是我的保人啦！

振聲——（冷笑）哈哈：哈哈……呵，大律師的保人，那有辦法，多少錢？

李——五十萬。

振聲——（深思地）那……他怎地會花這許多哩？

李——我們公司放款的規則，你老兄是知道了的，放出一百塊錢當扣四十，十天還清，限期超過，利息作本再加。

振聲——得了，得了，這個我明白，那嗎，他實際上借了你們多少呢？

李——是二十三萬一千四百塊錢！

包——（搶着說）有借據可證，他已經簽過字了！

振聲——（微笑地）承諸位老兄的愛護，實在感激不盡，不過我那小子現在還沒有回家，不知道他昏到那兒去了！來人哪！（來富匆上）

來富——老爺，什麼事？

振聲——去你把大老爺找回來！你說太太找他！

來富——是，是，（來富下）

振聲——（假笑地）把他找回來了，我自然有個辦法！（回頭向包）如冰的案件似乎日漸

擴大，包律師將如何打算啦？

包——（沉思片刻）這個，……這個，……我有話早就向你聲明過了，賒賬不幹！這個年頭

誰肯欠賬，米舖裡不賒哪！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振聲——（冷笑地）這話倒也不錯，那麼你的意思是很堅決了！決不肯幫忙！是不是！

包——那也不見得，李探長我爲什麼要幫忙哩？

李——謝謝你，作得好保！害我老等！真糟，真糟！

包——（陪笑地）別着急，有我！

振聲——（冷笑）有你，對啦！那麼我這案子，是先錢後辦，是不是？

包——（得意地）這個自然哪！

振聲——（正重地）老實告訴你們，我現在決計不乞求任何人，你們二位自動幫忙也讓

你們，置之不理也讓你，總之，到我那天出庭的時候，自然，有我的辦法！

你們兩人作的事情，還對得住朋友嗎？噫！瞧吧！

包——（冷笑）老兄不要破斧沉舟的幹啦！

李——對啦！

振聲——（憤怒地）李老兄，我的小孩子不了解事故，你應該看在我的面上！你的錢是誰叫你借的！

李——（不耐煩）你的好軍師！一手包辦的！

振聲——倉庫的米，你還想要錢不？

李——（驚訝地）誰說的，我和他二人是乾股東哪！賺一萬我要分三千三百三十三塊三角三分錢！誰說不要？

振聲——現在你們倆個就望着我這樣下台嗎？

李——老包，（不耐煩）你幹什麼鬼？簡直鬧的莫明其妙！這樣也是你，那樣也是你，我不認識一個大字。真糟糕，他媽的！是一回什麼玩意兒？快說！

包——如冰小姐已經向法院起訴了！

李——（着急地）你快作稟帖哪！他坐牢我們向誰要錢啦？米怎麼辦？

包——那，你向他要就得了！

振聲——（冷笑）一個人祇要有錢可以會忘記一切的，在這個時期裏，會抹滅了情感同理智，祇希望錢愈多愈好，不顧任何犧牲，想盡任何方法，爲的是錢，可是，永遠能是你們所佔有的嗎？譬如，我，用盡心血，得來的不義之財的結果，我的孩子替我花了，朋友們來向我打劫了，不過，我現在最不满意的，你們不

應該來騙我，當我窮途末路的時候向我進攻，因為，我是靠欺騙過生活的人啊，我可憐你們，！我更可憐我自己！唉！

包——（不耐煩）這些方法我們都了解，我們不是女人，心腸不會軟下來的，（回頭向李）李探長，吳老爺在這裏交把你，一切責任我不負，你向他交涉好了！（來富匆上）

來富——報告老爺，四處都尋不着少爺，昨晚沒有回家過夜的。

振聲——（不耐煩）混蛋！再去找！

來富——是，是，老爺（來富下）

包——（沉思片刻）我想他一定在……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在什麼地方？

包——（微笑地）讓我去，一定會找着（包匆下）

李——包律師這個人，真有點莫明其妙，人家告你他為什麼不幫忙，這個常年顧問有什麼用處？

振聲——這也難怪他，因為條件沒有談好，可是現在已經事到臨頭了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李——（狐疑地）怎樣的條件哩？

振聲——手續費五十萬！

黃 雀 頤

李——（驚訝）好像伙多利害！現在怎麼辦？

振聲——（焦愁地）馬上也許有一場戲看吧！噫！你會不了解嗎？別裝傻啊！哈哈……

哈哈……

李——的確，現在要錢在急，請把大少爺所借的款子，還給我好了！

振聲——等一回，包律師來了，再談何如？

李——（沉思片刻）那個……（包律師勿上）

包——（慌張地）怎麼辦？大少爺同玲玲逃走了！

李——什麼？

振聲——（驚訝地）真的嗎？

包——據說昨晚乘船逃走的。

振聲——（面發白色）唉……（氣倒在沙發上）

李——（發哮喘地）這個我不管，錢我向你，你是保人！若有一點兒的話，你瞧，

（把手鎗拿出重重地拍在棹上）那我可對不住朋友的！

包——（驚惶地）這個……！

李——不要這個，那個，快想法子，不然……你知道的！

振聲——好，得了，別鬧，這筆款子該我還好吧！

李——我們吳老爺真夠朋友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包——（放出笑容）對啦，有辦法！

振聲——（正色地）可是，你得依我條件，敏兒同玲玲，如冰，無論如何要想法找回。他們爲了什麼呢？其次這件案子，設法解決，決不致影響到他們！馬上就要到法院去辦妥！

包——（興奮地）有辦法，馬上就辦！

李——（狂笑）這個自然哪！

振聲——我把支票取來，一會就簽給你們。（振聲進內下）

包——（得意地）像怎樣？

李——（讚揚地）高明，高明！究竟是大律師！

李——別高興，慢慢再講。

包——（狂笑）對啦！

包——告訴你，你裝硬些，我裝軟些，橫豎他是騙得來的錢，他媽的，他黑良心，還滿口說的仁義道德，他真會裝腔！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李——吳敏到那兒去了呢？

包——誰管這些，他走，你才有題目，如冰起訴，我才有狀子做，惟愿他們落花流水，我們才可以有辦法！你覺得我的話對嗎？

李——（沉思片刻）得了，話可以不必這樣講，假若，老吳因私屯糧食而坐牢的話，我

們兩個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！

包——誰說的，難道我們怕什麼？我們倆都是窮光蛋！別神經過敏吧！（陳太太上）

陳——（妖媚地）好嗎！李探長，包律師！

包——瞧，妳今天這麼早就來這兒，有什麼事哪！

陳——聽說近幾天米價高漲了，大概是漲高二十塊錢吧，我想同吳老爺商量商量，早

點賣掉，免得賠錢，你們倆也可以分分紅利哪！

包——（漫不經意地）唔，大概是對的吧！

陳——（笑迷迷地）喲，李探長，瞧，你穿上這一身漂亮西裝，又是上芝加哥去嗎？這

些時舞真跳夠了，我想換換門道，這兒簡直沒有地方玩，老坐在家裏悶死人。

李——有錢也是那兒都不好玩，譬如，像我，年紀又老了，女人又不愛，乾女兒固然

是多，可是叫起來怪難聽的，陳太太妳要是方便的話，介紹一兩個女朋友給我

好嗎？嘻嘻……嘻嘻……

包——（狂笑）老李，真是瘋哪！

陳——別開心罷，你門那兒都好耍，像我們女人那兒都不方便！

包——（搶着說）一個人怎樣都方便，兩個就恐怕不行！

陳——（妖媚地）嗤！不關你事！

包——（狂笑）對啦，我是有鬍子的人呵！

陳——（不耐煩）你又瘋了！

包——老李，陳太太近來收了乾兒子，知道嗎？

李——（微笑）聽說，（回頭向陳）妳幾時請客哪！

陳——別聽他的話，糊說，我不是像你們，妓女也是乾女兒，舞女也是乾女兒，我是因爲年紀大了，還在打算想，……可是還沒有哪！

李——不管你有沒有，你總要請客！

包——（附合地）對哪，非請李探長不可！

陳——（妖媚地）好，好，我現在剛起來，還沒有早餐哩，一道去吃好嗎！

包——（沉思片刻）那麼，你先去，回頭打電話通知我們！

李——對的，這兒有點小事！一會就來！

陳——（似有所感）啊，我都忘了，吳老爺回頭見到時，你倆替我說到，假若他不贊成的話，回頭再商量！你倆請坐一會，回頭再見。

包——好，你先去，回頭見。

李——再見！（陳太太下）

包——（狂笑地）她媽的，老妖精！

李——（狂笑地）對啦，一點兒都不錯！

包——（得意地）停一會，我們好好地敲他一頓！

李——（狂笑）對，……

（吳振聲徐步地拿着一張傳票上）

振聲——（冷笑地）失陪得很，使你倆久候了！

包——沒有關係，支票開好了！

振聲——（把傳票向口袋裏一塞）老早就開好了的，不過，請你們把借據退還給我，同時還給兩張收清的單子，日後好查帳。大家也好清清手續。

包——（得意地）那行，（回頭向李）喂李探長，請把他大少爺的借據交還他！

李——好，（在口袋中取出借據給振聲。）

振聲——（冷笑地）呵，真是五十萬幣，保證人包大律師，……………真週到，真完備！真聰明！（一面說着，一面將借據扯的粉碎，）（回頭向包）你快寫兩張收據給我，我馬上把支票給你們，上面要簽名蓋章！

包——（歡欣地）這個很快，讓我寫（說着坐在寫字台不一會寫了兩張收據！）喂，老李，來簽蓋哪！

李——我沒有帶章子，蓋個指模得了，（包李同時簽蓋給吳振聲。）

振聲——（狂笑）寫得好（把收據藏在口袋裏，）好吧，包律師這這支票拿去吧！（說着將剛才由房中取出的兩張傳票交給包）

包——（大驚失色）呵，呵，這，這，怎辦，怎辦！

李——（不耐煩）幹什麼大驚小怪，到銀行去兌吧！

包——（憤怒地）兌什麼，這是法院傳票，如冰早告了我們三人，三次不到，馬上就要拘人了。（回頭向吳）你早為什麼不告訴我哩？

振聲——（冷笑地）我告訴你，你要五十萬，現在錢我都還清了，收據都在我這兒，瞧吧！（着黃制服院警二名拿着拘票匆上）

院警甲——（惡狠狠地）對不住得很，（把三人用繩子套着手，包李吳三人失色無語）

院警乙——（不耐煩）他媽的好大駕子，請三次都不到！滾！

振聲——（狂笑）包律師，李探長，你們該想不到這兩位黃雀先生吧！哈哈……………五十萬！五十萬！

院警甲——別嘮囉……………走

（兩個警察惡狠狠地帶着三人踉踉地下）

（幕落）（全劇完）